



关东胡匪传 之二

中国曲艺家协会吉林分会 编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
吉林市文联书刊发行部发行	字数234,000	插页 2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10227·100 定价: 2.30元

目 录

1	刘单子.....	齐铁雄
177	蝴蝶迷真传.....	吴迪 白血 周汝东
269	带文凭的匪首.....	杨维宇

齐铁雄

刘 单 子

第一回 烽火起，父女报警献身 炮声响，官兵抗敌流血

大清 光绪庚子年，
九边六路起烽烟。
朝廷臣将不如匪，
炮台长城岂是坚。
双凤无贞能御寇，
单子有志难解悬。
一杆大旗惊中外，
三军聚义震地天。

这首凤翔歌词，唱的是在那黑暗的年代，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有那么一些胖过成边臣将的土匪马贼，干出了一番

震惊中外朝野的伟业来。

欲知详情，听我从头述来。

七月的清晨，淡淡的白雾象一大片轻纱，笼罩着祖国东北的边陲小城——珲春。晨风吹过，湿润的雾气带着清香的花香在山川间飘荡。东南方越来越亮了，红日从日本海上冉冉升起，晨雾越来越淡了，边城在晨曦中显露出来。

珲春河象一条镶嵌着无数金星的素练，横亘在小城的南方。河水由西向东，泛着涟漪，闪着光芒，流向大海。河的南岸，一东一西矗立着两个高大的炮台。两台之间，十里之距，有一条挑沟垒上筑成的堰堤。这是连结两座炮台的通道，又是扼守边境的防线。在堰堤的前面，每隔二里修筑一个方形土围墙，墙内住着一哨靖边军。人们把这条堰堤叫做长城。东西炮台上各安置了三尊德国造的克虏卜大钢炮。六个黑洞洞的炮口，一齐指向南方，象三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方界碑外俄罗斯帝国的军营。

西炮台南面是一片灌木林，低矮的树，青翠的叶，茂盛的草。一棵小松树前站着一匹马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他叫郎丘德，五十多岁了，身背一支火药枪。一个是女儿，二十五岁，她叫双凤，腰间插了一柄短刀。他们是猎户，起早离家，来巡查地枪夹套，搜捕昨夜中伏的野物。

他们踏着露水，拨开树枝草丛，低着头向前走着，不一会工夫，来到了旱道河边。

双凤站住了，瞪着大眼睛，惊愕地望着面前的河滩。

郎丘德以为女儿发现了野兽，也转头看去。

他也惊呆了！

他们看见了两条腿的野兽。一百多名沙俄士兵，挎着快枪，牵着战马，驮着铜炮，沿着旱道河滩，偷偷地向西炮台摸去。

沙俄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抢占自己势力范围的机会，妄图侵占整个东北。老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调兵十七万七千人，分成六路。这是东路俄军的先头小分队，乘着大雾越过界碑，想偷袭西炮台，为后面大军入境扫除障碍。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刚一踏上中国国土，就被猎户父女发现了。

“老毛子越境偷袭，快去报告靖边军。”郎丘德低声向女儿说道。

双凤点了点头，转身就走。

“站住！”俄兵发现了他们父女，一个大胡子领着三名俄兵跳上河岸，钻进树丛，向他们追来。

其余俄兵见目标暴露，纷纷爬上河岸，端着枪，沿着河边小路，快步向西炮台奔去。

郎丘德拉着双凤，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奔跑着。树枝划破了手脸，刮破了衣裤。跑到小松树边，父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女儿累得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坐在草地上。

郎丘德解下缰绳，翻身上马，喊道：“快上马！”

可是，双凤两腿瘫软，已经站立不起来了。她哭着说：“爸，我站不起来，只好躲一躲，你不要管我，送信要紧。”

时间紧迫，不容郎丘德多想多说，他把火药枪扔给女儿，策马飞驰而去。

双凤拿着枪，躲进树丛里。

那四个俄兵追到小松树前，发现老头骑马而去，一齐端起快枪射击。

双凤看见父亲身子摇晃了一下，倒在马背上。她急了，端起火药枪，对着俄兵就是一枪。

一名俄兵应声而倒。

其他三个俄兵发现了树丛后面的双凤，便分头包围过来。

双凤扔掉火药枪，拔出短刀，准备拼命。

三个俄兵见是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便发出了一阵淫荡的笑声，都放下手里的快枪，扑了上来。

双凤见俄兵扑到跟前，便挥刀刺去。可是右手腕被大胡子俄兵掐住了，她只觉得胳膊痛麻，短刀被夺了过去。

双凤知道她今天难逃劫难了。猎人的女儿，血气方刚，宁可一死，也不愿受人污辱。她把心一横，猛然转身，头朝大胡子手里的刀尖撞去。

大胡子一扬手，把短刀抛掉，胳膊下落，正好把双凤挟到腋下，转身一甩，把她摔了出去。

双凤被摔昏了，仰面躺在草地上。三个俄兵走近她身旁，大胡子第一个压到她身上……

背后中弹的郎丘德没有立即死去，他被马驮到西炮台下的护台河前。他拚命挥动着帽子，努力扬起头来，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老毛子来了！快开炮啊！”喊罢，他从马背上栽下来，死了。

西炮台上的靖边军管带李富春听见喊声，拿起望远镜察看，果然发现了一股俄兵沿河边小路向炮台奔来。他当机立

断，一面派人向副都统衙门报告，一面命令炮勇们装弹瞄准，向俄军开炮。

轰！轰！轰！三声炮响，震天动地。炮弹在俄兵队伍中间爆炸，人喊马叫，一批俄兵被炸死。

长城前土围墙里的靖边军步队听见炮声，发现了敌人，也一齐开枪射击。

俄军见靖边军枪炮齐发，火力猛烈，无法前进，只好扔下一些尸体，狼狈逃窜，败退回去。

炮声把双凤震醒了。

她勉强睁开眼睛，只见天空上弥漫着硝烟，遮住了阳光。那棵小松树被弹片削去了树头，只剩下半截树桩站在那里。草地上弹坑累累，花残叶落，没有熄灭的战火还闪着光亮，冒着青烟。她用力支撑着坐了起来，悲痛、羞辱的泪水夺眶而出，心里燃起了愤恨的烈火！这些可恶的沙俄士兵，进犯我们的国家，他们是一伙强盗！破坏我们和平宁静的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害命，轮奸妇女，他们是一群野兽！

她失去了父亲，失去了贞操，也失去了生的勇气。她决定离开这个苦难的人间。她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去。她想走进深山密林之中，悄悄地结束自己多灾的生命，让人们永远发现不了她那不洁净的尸体。

中午时分，入侵东北的俄军东路主力部队由东西伯利亚第五、第十五、第十六步兵团，第六炮兵旅，乌苏里哥萨克军第二骑兵团、海参崴工兵连组成，三万多步、骑、炮兵，浩浩荡荡开过国界，在碾子山前拉开了进攻的架式。

珲春副都统英联接到报告，匆忙离开署衙，登上西炮台，

举着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着敌情。

沙俄军队发起了攻击！一排排密集的炮弹落在护台河里，溅起冲天的水柱；落在长城土围墙前，崩起满天的泥土。

西炮台上，李富春问英联请求道：“大人，还击吧。”

英联摇了摇头，说道：“俄兵犯境，如狼入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朝廷命官，守疆之将，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可是，靖边军不足三千，俄兵却超过三万，力量悬殊，生打硬拚只会人地两失。三天前我发现俄军在边界整队，就派亲军哨官赵亮向吉林将军衙门禀报，要求派兵增援。鹤汀将军要是发救兵，今日也该到了。”

英联说到这里，拿着望远镜往西北方向看望。

西北那条通向吉林的官道，象一条灰黄的带子，蜿蜒曲折，在丛山峻岭中时隐时现。道路上静悄悄的，没有飞扬的尘土和人影。

英联失望地放下了望远镜。

又一排炮弹飞过护台河，在炮台前爆炸了。硝烟呛得人张不开嘴巴，溅起的泥土沙石落在炮勇们的身上。大家顾不得拍打，都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英联那张眉锁目瞪的脸。

“大人，沙俄的马队和步兵开始行动了。”李富春向英联报告。

英联已经看到了。护台河南面的坡地上，白衣白帽的哥萨克骑兵挥舞着闪光的马刀，吼叫着，如潮水一般向炮台涌来。排着整齐队形的步兵端着枪，打着旗，敲着鼓，象检阅似的向长城前进。

英联喇的一声抽出腰刀，直竖在面前，对炮勇们厉声说

道：“士气不可侮，国气不可欺！靖边军就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给我狠狠地教训这群恶魔！开炮！”

炮勇们见副都统发出反击令，个个士气昂扬，立即装弹发炮。东西炮台上的六尊大炮一齐怒吼，长城前的四座堡垒的步队也一齐射击。猛烈的炮火枪弹，把沙俄军队顶了回去。

这时，从西北的官道上飞奔而来一个单人独骑。看那人头戴缨帽，身带军号，李富春认出那是哨官赵亮，便向英联喊道：“大人，请看！”

英联顺着李富春的手指看去，认出是赵亮单人匹马驰回，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过，赵亮出现在西炮台前。他滚鞍下马，跑上炮台，一头栽倒在英联面前。

李富春抱起昏迷的赵亮。只见他满身泥土，一脸汗水，两眼紧闭，胸脯急切地起伏着。

一个炮勇拿来一碗水，李富春想给他饮下。可是，赵亮牙关紧闭，水就是倒不进嘴里。

“他太累了，让他歇一歇。”英联爱抚地说道。

李富春把赵亮紧紧地抱在怀里，众人围在四周，焦急地等待着赵亮醒来。

赵亮一阵咳嗽，睁开了眼睛，认出了英联，用微弱地声音，说：“公文……”

赵亮指了指前胸。

李富春从赵亮的衣内掏出牛皮护书来，交给英联。

英联急忙打开护书，抽出一纸，只见上面写着：

……俄兵整队，乃属戍边陈兵，并无意外之举。

尔等只需暗中防备，以观其变而已，没有增兵救援之必要……

公文左上角印着长条关防：钦命镇守吉林等处将军管理兵刑两部兼理吉林府尹事务头等侍卫都统吉林各军大臣长公文右下角写着：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庚卯。

英联见签文日期竟是昨天，赵亮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回马报信，忠勇之心实在可嘉。他低下头，想夸奖赵亮几句。可是，赵亮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睁眼张口，眼窝里汪着一滴冷泪，嘴角挂着一缕污血。

英联的心都要碎了！

沙俄大举进犯，兵勇奋起御敌。赵亮为争取时间，不误军机，日行千里，活活累死。可是，长顺这个老贼，身为二品大将军，一省的父母官，竟不以江山社稷为重，兵临城下，不发援军，将珲春拱手送与俄寇。珲春失陷，黎民百姓定遭涂炭，房舍被烧，田园被毁，老幼被杀，妇女被奸，这些罪孽是沙俄制造的，也是长顺造成的。

英联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愤，把公文撕成碎片，扔下了炮台。

炮台前又落下了敌人的炮弹，溃败的沙俄骑兵在炮火掩护下，跃马举枪，反扑上来！

援军没了，敌人进攻了，英联怎么办呢？

第二回 兵临城下，李管带恳请单子 熊落崖前，刘掌柜巧救双凤

东西炮台的大炮愤怒地吼叫着，长城各堡垒的步兵英勇还击着。

英联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孤立无援的消耗战，其结果必定是人地两失。严重的局势逼迫他必须拿出补救办法。他不顾枪林弹雨，低头皱眉，手握刀柄，在炮台上踱起步来。

李富春见状，上前说道：“大人！军情急如火，不容你思前想后，你有什么主意就拿出来，我愿效犬马之劳。”

英联站住了脚，打定一个主意，便对李富春说道：“请不动菩萨请小鬼，搬不来官军搬贼匪。我想请刘单子前来助战。”

“都是中国人，同打老毛子。这个主意好。”李富春眼里顿时增添了光彩，说道：“让我去请吧。”

英联点了点头，从腰间解下佩刀，双手送到李富春面前，说：“这是我的镇军之宝，你带上它去见刘单子，就说我英联愿以此宝为酬，请他务必率队出山，助我一臂之力。”

李富春知道，六年前中日战争，英联也是管带，随军去朝鲜守平壤。在与日本军激战中，总兵左宝贵战死在玄武门，总统叶志超弃城逃跑，是英联率兵守住了城门。战后光绪皇帝下诏嘉奖，擢升他为副都统，并赐佩刀一柄，刀片上铸有龙纹。此刀在英联身边，犹如上方剑、金令箭，可当虎符印信约束所部，号令他军。如今他要把御宝赠给匪首刘单子，

可见他救国心切，无所顾及，早把自己的功名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富春双手接过腰刀，抱在怀里，拱手作别，跑下炮台，骑上快马，飞奔而去。

英联要请的刘单子是何许人也？

刘单子真名叫刘永和，原籍山东费县。幼年随父闯关东，在海龙厅山城镇西五里堡落户，以打猎为生。他十三岁那年父亲病死，埋葬在大荒沟，地主李百万硬说大荒沟是他家的山田，叫他拿钱买坟地，不拿出钱来就要掘坟。刘永和被逼无奈，开枪打死了李百万。为躲避官差追捕，他和弟弟逃进了深山，投身绿林，组织一些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木把、猎户，拉起一支游民武装队伍，起名叫靠山红，他担任大掌柜。官府见刘永和杀人越货，抗捐拒税，扯旗造反，就派兵抄剿。

光绪十六年，总兵左宝贵率兵追捕他，眼见就要抓到他时，他说道：“冠廷军门，你不要逼人太甚。念你我同乡份上，我给你留个大脑袋吃饭吧！”说罢，举手一枪，击落了左宝贵纓帽上的蓝宝石顶子。他乘混乱之机逃脱了。从此，他得了个外号叫刘单子，说他枪法神奇，只放一粒子弹，可定大局。六年前，甲午战争爆发，刘永和受抚参军，和英联一起率队渡过鸭绿江，进援朝鲜，驻守平壤，有过一段生死与共的交谊。

战后，朝廷封刘永和为垦务营管带。他不愿受人节制，弃官下野，重归绿林，召集旧部，在珲春的深山密林中仍以打红围（打老虎和熊）维持大家生计。

李富春穿过哈达门，向正北跑了八里，进入了头道沟密林中。密林中有一条由南向北伸展的山冈，山冈左右各有一道宽沟，沟底流着溪水。沟帮上有几座圆木堆砌的小房。这个小村落叫太平洞，是靠山红绳子的聚散地。

“止步！什么人？”空中有人喊了一声。

李富春勒住坐骑，从马的左侧跳下，左脚尖向外，右脚打横，站成丁字步，左手成掌，右手做拳，抱成丁字势，向面前大树，自左向右行了罗圈礼，说道：“门里人。靖边军前营管带李富春有紧急军情求见大柜。”

从树上跳下两个持枪的人来。李富春认识其中的一人就是刘永和的胞弟刘秉和。

刘秉和也抱丁字拳还礼，说道：“李管带，大柜正在围猎，你随我来吧。”说罢，从脖子上解下青布巾。

李富春把马缰交给那人，让刘秉和用青布巾蒙上眼睛，和那人拉着手往山里走去。

大约走了一袋烟的工夫，他们停下了。李富春听见满山遍野响着木梆声、铜锣声和敲打树筒子的咚咚声，知道来到了围场。

眼罩被解下来了，李富春揉了揉酸痛的眼睛，手搭凉棚遮住刺眼的阳光，抬头看去。只见崖头上站着一个人，他中等身材，身体清瘦，脸色黑红，年纪有五十多岁。此人正是刘永和。

突然，从林子里窜出一只狗熊。这只熊象一头小牦牛，张着大嘴，伸着红红的长舌头，发疯似的向崖头冲去。

刘永和见狗熊跑来，急忙向后退去。可是，后面是悬崖，

已无路可退了。

那只狗熊发现刘永和，便吼叫一声，张开血盆大口，齧着尖利的牙齿，纵身一跃，向刘永和扑去。

刘永和往旁一闪，迅速甩掉上衣，拔出短枪。他不慌不忙，把衣服朝狗熊扔去。狗熊以为是人，张口欲咬。刘永和的短枪向上一挑，“砰”一声枪响，狗熊的脑门闪了一下红光，哀叫着，滚下山崖去了。

“你去见他吧，我去抬黑瞎子。”刘秉和对李富春说了一句，便招呼几个弟兄，向山崖下跑去。

李富春走上崖头，来到刘永和面前，说道：“你好，大柜副都统让我来见你，有紧急军务。”

“坐下说吧。”刘永和向李富春示意，他从地上拣起衣服，坐到一块石头上，掏出烟袋火石，抽起烟来。

李富春把沙俄兵攻城，长顺不发援军等情详细说了一遍。最后，从腰间解下佩刀，双手送到刘永和面前，说道：“英大人愿以宝刀为酬，请大柜火速发兵，以解琿春之危。”

刘永和看了腰刀一眼，继续抽着烟袋。他既不收刀，也不说话。

李富春急了，扑通一声跪在刘永和面前，哀求道：“老毛子已经攻打长城一线，副都统和靖边军处境十分危险，乞望大柜早做决断哪！”

刘永和仍然默默地坐着。

这时，围猎的众弟兄从树林里钻出来，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走向崖头。走在前面的是个四十多岁，脸色白净的汉子。他们见一个军官跪在大柜跟前，都停住脚步，远远看着，

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借兵是件大事，容我们商议一下，李管带请起。”刘永和拉起李富春，对那白脸汉子说道：“三弟，老毛子过境打琿春，李管带前来借兵，你看该怎么办呢？”

白脸汉子叫周文玉，原是延吉岗木场的管帐先生。有一次，一伙土匪抢了木场的钱库。场主李四麻子硬说是他串通干的，要他赔钱，否则，就送他见官。他一气之下，投到靠山红绂子里。大家嫌他的名字太雅，象个大姑娘，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周武王。这个周武王的武功够不上称王，可文治却可以为相。他认文识字，会写会算，能看脉看病，胸有韬略，善出谋划策，成了靠山红绂子的军师。刘永和很重用他，管他叫三弟，遇到为难的事，必向他讨主意。

周文玉走到李富春面前，询问道：“怎么，长顺不发援兵吗？”

李富春答道：“敌情早报吉林，可将军就是见死不救。”

周文玉沉吟一下，对刘永和说道：“长顺内受制于朝廷，外受制于俄军，他不发兵自有他的道理。我们要是出山抗俄，有违将军意图，官府必然节外生枝，与我们为难。可是，要是咱们不出兵，俄兵入境，国破家亡，靠山红绂子也甭想消消停停地打红围了。”

刘永和皱着眉头，嘴里咬着烟袋杆，不说话，不抽烟，思索着。

李富春明白了，刘永和迟迟不下决心发兵，他不是畏惧俄兵，而是顾及官府啊！

人们都注视着刘永和，崖头上一时沉寂起来。

“大哥！”

一声喊叫，震荡群山，打破了崖头上的沉寂。人们转头看去，只见四个小伙子抬着一只大狗熊，刘秉和怀里抱着一个女人从山下跑了上来。

拣猎物怎么拣来个女人？大家都用惊疑的眼光看着。

四个小伙把狗熊放在地上。

刘秉和来到崖头，解说道：“我们去拣猎物，发现树上吊着一个女人。我走过去一摸心口，还有热气，就把她卸下来了。”

刘永和低头细看，只见这女人有二十五六岁，长发蓬乱，衣裤破碎，脸色苍白，嘴里喘着轻微的气息。

刘秉和将女人放下，扶她靠着狗熊坐好。

周文玉从皮囊里拿出一粒药丸，填进她的嘴里。

她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惊疑地望着面前的一群男人。

“姑娘，我们是靠山红狩猎队，别害怕，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能走这一步呢？”刘永和亲昵地说道。

姑娘的眼泪流了出来，哭泣着，说：“我叫双凤。今天早晨遇见老毛子兵，爸爸给炮台送信叫他们打死了，我，没法活了……”

在一群不相识的男人面前，双凤没有说出自己的不幸。如今，她求死不能，命运之神又一次捉弄了她。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她把耻辱和痛苦深深埋在了心底。

李富春走过来，充满感情地说道：“双凤姑娘，今天早上，我就在西炮台上，你爸爸的英勇行动我一目了然。他临危不惧，忍痛报警，用他的生命唤响了我们的火炮。他就是英雄，